

棚里放了一张床，戏一停就能躺下。

饰演“疯女人”的张闽，演完《城南旧事》有了一些名气，很多片子来找她，她先接了一部，又发现有更好的、自己很想演的角色找上门来，于是去找吴贻弓说情，想推了一部接另一部。但吴贻弓听明她的来意，眉间皱起一团：“你已经答应人家了呀，哪能好反悔啦……戏以后总归有得依演的……”

## 见过写信求官的， 没见过写信辞官的

1984年，吴贻弓在筹拍以浙大前校长竺可桢生平为蓝本的电影《流亡大学》，因要搜集竺可桢资料，正在浙大访问。

那是一个下着大雪的冬季，有一天下午，他忽然脸色阴沉地对江海洋说：“阿拉要回去了，上海来电话了，要我明朝早上九点钟务必去电影局，”说完这句话，他再不吭声。两个人买了站票连夜从杭州赶回上海，一路上吴贻弓也是一声不响，脸色阴沉。江海洋以为是电影项目出了问题，忍不住问：“啥事体？依好讲给我听伐？”吴贻弓却连连叹息：“来了呀，总归来了呀。”

原来是上头要他去当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。但是吴贻弓喜欢拍戏，当了领导势必就没空拍戏了，江海洋说，“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忧郁”。当时的吴贻弓，连上影厂创作室的小组长都没当过，突然被委以重任，上头最看重的就是他第一为人正直，第二懂电影。当电影和其他事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，他能替电影说话。也是因此，吴贻弓答应履职，开的



左图：《阙里人家》在此次电影节展映2K修复版。

条件是：再给他一年时间，让他拍完《流亡大学》。

“后来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，这句话跟‘你们怠慢我没关系，不能怠慢电影’一起，扎根在我心里，他说：‘海洋，我当领导别的本事没有，但我当一天就不允许整人的人存在。’”江海洋说，“前一句是他的‘为影之道’，将电影奉若神明；后一句是他的‘为官之道’，风清气正。所以他当厂长的那些年，厂里也是人人畅所欲言，一心投入创作，充满了艺术探讨的空气。”

升任上海电影局局长后，吴贻弓成功创办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。

下图：吴贻弓（右二）与江海洋（右一）在拍片。供图/江海洋



节。电影节成了全世界第九个国际A类，“糟糕”的事情也来了——上头要请吴贻弓去当国家广电部副部长。这回，吴贻弓急得给邓小平都写了信，托朋友的朋友去递信。朋友的朋友也很谨慎：你的朋友要递什么信？“他不想当官。”朋友听了大笑：只见过写信求当官的，没见过写信辞官的，这个信我帮你送去。

吴贻弓终于如愿以偿，留在了上海。当领导之后，他依然坚持拍摄自己的作品，其中之一就是今年电影节上修复展映的《阙里人家》。

## 最听得进别人叫他“导演”

《阙里人家》拍的是山东曲阜阙里一个五代同堂的家庭，在90年代初经济体制转变下的价值观冲击。时隔20多年再看，你会发现原来电影里的价值观矛盾根本和时代无关——任何一个时代，人都可以面临屋内家庭与屋外世界的选择。

《阙里人家》巡回展映时，吴